

17

「戰後」台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與課題：
兼論其與日本關係

黃智慧

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

黃自進 主編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台灣·台北

2006年

「戰後」台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 與課題：兼論其與日本關係*

黃智慧

一、前言

台灣是一個由多族群所構成的新興民主國家。特別在晚近二十年（1987-2006），伴隨著解嚴以及民主化的進展，社會上逐漸形成將眾多族群歸納成為四大族群的共識。¹這四大族群分別是：原住民族、客家人、鶴佬人、以及外省人族群。其中人數較少的原住民族與客家人對文化衰退有很強烈的危機感，近年來國家為其設置中央部會，採取強力的保護與文化振興政策，²同時，各族母語、鄉土語教學在教育體系中也逐漸完備，客家與原住民族的專屬電視台頻道陸續開播。³而鶴佬人族群雖然在四大族群中人數最多，但是長久以來，在以中華文化為尊的文化政策底下受到壓抑；當民主化運動漸進發展以後，其

* 本稿的日文版已先於2006年6月出版（黃智慧2006）。為順應台、日讀者不同的知識背景，本篇中文版做了若干修訂，並增刪註釋。筆者要特別感謝藤井健志先生與鄭家瑜小姐在日、中文書寫過程中所給予的協助。

1 許世楷（1991）率先指出：在國家法制底下，台灣各族群可以集約成四大族群。晚近對於來自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婚姻移民以「新移民」一詞稱呼，但是尚未形成族群集體概念。

2 1996年新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也開始運作成立。

3 客家電視台已於稍早的2003年成立。

母語教材也逐步完成，獨特的文化內涵也開始復甦活躍。⁴上述三個族群，在民主化到來的時代裡，都競相提昇其民族意識，積極展開民族文化的復振運動；因而與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所尊崇的中華文化之間，⁵形成一種非常微妙的競合關係。可以說，解嚴後至今，台灣社會在轉型期紛擾的狀況底下，一直摸索並努力追求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榮之道。

在這種情況下，要思考當代台灣社會裡有關精神文化層面的現象與課題時，都不僅應該考慮各族群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也必須照顧到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現實狀況。尤其是，當這個現象牽涉到日本的時候，各族群與日本發生的關連性並不相同，更需要仔細去分梳其間的差異。

2001 年以來，日本社會因為小泉純一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引發中國、韓國的激烈反應，也捲起日本社會的廣泛討論。這類型的問題，基本上是在討論國家應該如何追悼二次大戰中為國家或因公務而犧牲性命者的問題。由於日本歷史上大小戰役不斷，在日本社會裡，無論神道或佛教，都有對戰歿者舉行鎮魂或慰靈性質的宗教性儀式的傳統，因此這個問題原本是屬於日本國內宗教層面的問題。然而，這類問題之所以會引發如此廣泛的討論，顯示出這類問題所包含的層面不僅只是宗教層次而已，更引發包含歷史、政治、法律、國際外交等等層面的議題，相當複雜與棘手，所以在日本社會報章雜誌的討論裡，逐漸把這些問題統稱為「靖國問題」。

4 鶴佬人所使用的語言雖然源自福建省南部的語言，語言學上可稱之為閩南語，但是在台灣社會裡通稱與自稱為「台語」或鶴佬話。鶴佬人的稱法有數種寫法，本文採註 1 該書用法。

5 在 1966 年成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運作下，中華文化是政府的文化政策底下尊崇與推廣對象。民主化之後該會開始轉型，2006 年底該會正式改名為「國家文化總會」，卸下以中華文化為尊的招牌象徵。

就在日本社會引發「靖國問題」熱烈討論時，台灣的反應是很分歧的。由於靖國神社裡也祭祀 2 萬多名台灣出身的戰歿者，所以說，其實台灣也是其中一部份的當事者，無法置身事外。然而，台灣要參與日本的「靖國問題」的討論時，自身的立場要擺在什麼位置？這些問題，台灣社會有許多人在關心，筆者也不例外。

拙文的目的，就是要將台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先做一個完整的觀照，然後討論其中與日本發生的關連，以及今日留下來尚未解決的課題。換言之，要參與日本的「靖國問題」討論，台灣應該先理解並且釐清自身內部的「靖國問題」。台灣的「靖國問題」與日本發生的「靖國問題」，雖然基本上都算是所謂「戰後處理」中的一環，但是內容迥異。此外，台灣與日本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灣內部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記憶，也有不同的處理戰歿者的方式。在台灣討論這個課題，可以說直接觸及各族群精神文化最根底的部份，同時又牽絆著政治的現實。

此外，台灣社會在二次大戰之後，是一個沒有特定國教的國家，也沒有採取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這一點和日本也大為不同。平常政府部會首長，國會或地方議員在上班時間裡出席宗教儀式場合，縱然自身並非信徒也一樣公開參加各宗教團體的宗教性儀式，這些都是很日常的事。感覺上好像是接近民眾，親近宗教，不僅不會遭受批評，反而還算是選民服務一樣，如同婚喪吊唁的紅包、白包，可以從首長特支費中支出。近年總統之中，雖然李登輝前總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對於其他的宗教保持非常寬容的態度。在戒嚴的時代裡，被冠上邪教污名的一貫道，還有一些基督教的新興宗教團體，都在李登輝總統的時代恢復了名譽。當今的陳水扁總統也持有該族群文化對於宗教信仰的寬容態度。然而，在台灣這樣的對宗教信仰非常寬容的社會裡，對於二次大戰的戰歿者，國家層級的慰靈與追悼的設施尚未建立，課題本身依然存在。

本文將考察原住民族、客家人、鶴佬人的傳統文化對於戰歿者的處理方式，並檢討國家的慰靈與追悼的相關設施，在檢討過程當中，自然就會凸顯出日本在這個課題上與台灣各族群所產生的錯綜複雜的關連性。

二、原住民族的祖靈信仰

台灣的原住民族現在總人口約 47 萬 5 千人，進入 21 世紀以後從原來政府認定的 9 族，增加為 13 族。⁶各族群內部語言種類豐富，目前鄉土母語教材的編列，已經可以細分到 40 多種語言教材，還有一些民族正在努力爭取國家的認定。台灣原住民族自古以來就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經營起多種多樣的文​​化型態。其宗教生活大致而言以尊崇神靈、祖靈的泛靈信仰為主，舉行祖靈祭與各式農耕儀式。並且特別重視禁忌，以其作為維繫社會秩序的立法。20 世紀的後半以來，基督教很快速的普及，然而傳統的信仰觀念依然深植人心。近年來隨著民族文化復振運動的興起，許多長久以來沒有舉行的祭典又見復活，傳統的宗教觀念有再被重視的趨勢。

以下本文從 12 個民族裡取 3 個民族為例，考察其祖靈信仰中的慰靈觀念。首先是居住在台灣北部與中部山區，總人口約 9 萬 5 千人的泰雅族的例子。⁷

⁶ 此 12 個族群分別為：居住於北部山區的泰雅族（其中一部份居住於中部山地）、賽夏族、太魯閣族，居住於中部山區的鄒族、布農族、邵族，居住於南部山區的排灣族、魯凱族，居住於東部沿海地區的阿美族、葛瑪蘭族、卑南方族，另外還有蘭嶼的雅美族（達悟族）。有關目前民族運動之動向，參照《台灣原住民族の現在》（山本春樹，黃智慧，パスヤ・ポイツォヌ，下村作次郎 2004）一書。

⁷ 此處所提的人口統計以及宗教觀念也包含太魯閣族，泛指廣義的泰雅族。數字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的統計資料。

（一）泰雅族

泰雅族的宗教觀念中，最重要的是utux的觀念，不論是神、祖先或是死者的靈魂，都稱之為utux；甚至於人的瞳孔、全身的動脈，或是影子也都稱之為utux。人體是由靈魂與肉體所組成，死亡的時候靈魂會離開腐爛的肉體，通過彩虹橋，到達靈界（'tuxan），與祖先相會。凡是臉上沒有刺青的人、⁸生前有犯罪的人，還有橫死者，都無法渡過彩虹橋，與祖先相聚。能夠順利抵達靈界者，都可謂之善靈，他們會庇祐祖孫，只要在儀式中加於呼喚，隨即就可降臨。相反地，無法抵達靈界的靈就變成了惡靈，這些惡靈會在村子外頭徘徊，在林野中危害人們。

善靈與惡靈的區別的方式也反映在埋葬習俗中。泰雅族對死者的死亡方式非常看重，他們將死亡方式分為好的死亡方式與不好的死亡方式兩種。好的死亡方式是：回到家中在親人的照護下死亡。不好的死亡方式是：在村外遇上不測，或是交通事故，或是被殺害者等等。好的死亡方式者可以埋在家中的地板底下，也就是所謂室內葬。不好的死亡方式者則須把屍體簡單地埋在死亡現場，死者身上的衣服以及攜帶用具也要留在現場，不可帶回家中，因為害怕死者惡靈作祟。此後部落裡的人儘可能不要接近這個地點，也不會在該地開墾種作。對於在戰爭中的戰死者或是被馘首者，其屍體不可以帶回村內，必須在村外的荒野中簡單地掩埋，死者所使用的武器與衣服也棄置在旁，其後也不再接近屍體掩埋的地點。

泰雅族最重視小米的農耕儀式。小米收穫時，必定先奉獻給祖靈，感謝祖靈的庇護。舉行收穫小米祭的時候，各個 gaga 團體把小

⁸ 男子只有在打獵或是獵首成功，女子只有在會織布的情況下才會被允許臉部刺青。

米糕與祭品掛在樹上獻給祖靈，呼請祖靈來享用，也被稱為祖靈祭。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祭祀死者的特定儀式存在。對於凶死者更是如此，只有在祖靈祭的時候會呼請沒有眼睛或缺手缺腳的靈，請他們也來享用。從這裡也可以知道他們所祭祀的祖靈對象包含了凶死者。現在泰雅族普遍以基督教的告別禮拜儀式舉行喪禮，不過，是否會將棺木抬進教會中，須視死者的死亡方式而定。

（二）排灣族

居住在南部山地人口約7萬7千人的排灣族，發展出貴族與平民的階級制度。其頭目的地位與家屋基於世襲，由長男或長女繼承。其宗教生活儀式豐富，擁有龐大的神話體系與經文，一年之中的儀式也是種類繁複，由專門的女巫、祭司與頭目負責執行。其宗教觀念中最重要的是 Tsemas 的神的概念，其範圍指稱最高的創造神以及所有天上的善神，以至於惡神、惡靈也包含在內。眾神所存在的世界由許多階層所構成，從最上階的是神界，再來則是天界、人界、中界、冥界，以至於最底層的下界。

人死後的靈魂可區分為善靈與惡靈，這並非有生前行善或行惡來決定，而是由死亡的原因來決定。在自己的家中死亡的人，除了自殺與難產以外，都算是好的死亡方式，死後則成為善靈。人死之後，靈魂會離開人界，先暫時停留在中界，其後有少數的靈魂，創造神會使其昇到第二層的天界。其他大部分靈魂會到冥界去。冥界與人界是平行的，在同一個水平，沒有上下的區別。另有一說，這些善靈會回到大武山、也就是祖先的發祥地。凡是在家裡以外的地點死亡者，不論其死因是意外事故或是戰爭，死後都成為惡靈，存在於下界。

惟排灣族和泰雅族有一個很大的差異，那就是只要祭司為凶死者補上特別的儀式，其靈魂就可轉變為善靈。女巫們唱誦咒文，為死者特別祈禱，就可將善靈送往冥界，否則其靈魂無法安息，會危害活人。

在家中得到善終者，傳統上舉行屋內葬。另外，對於凶死者或是戰死者的屍體，他們不會將其帶回部落裡，而是在部落外加以埋葬。

排灣族非常重視祖靈祭，他們認為祖靈們每五年會從大武山下來巡視部落一次，所以祖靈祭又被稱為「五年祭」。⁹在這個一年當中最盛大的祭典裡，會舉行特別的刺球儀式，以及舞蹈等餘興節目。長達半個月的五年祭儀式相當複雜，女巫與祭司們準備各式各類的祭品，對善靈與惡靈雙方都要加以祭拜，送往迎來。其中當然也包括戰死者的靈魂，無論其是否經由儀式轉化為善靈。

（三）雅美族

雅美族居住在台灣東南海上的蘭嶼，人口數約 3 千人。

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當中，雅美族是特別畏懼死靈的民族。雅美族並不區分死亡原因為善死或凶死，也不論是親人或是陌生人，人一旦死去都會變成 **Anito**，危害活人。尤其愈是近親，欲知道家人的弱點，他們有可能會怨恨生前沒有受到好的照顧，也會嫉妒活人的幸福，因此對於 **Anito** 更應該加以戒備。

所以家族中，一旦有人過世，立即由男人全副武裝，頭戴藤帽，身穿藤製盔甲，手持長矛武器，立即把屍體運送到村落外海邊的墳場，加以簡易埋葬。埋葬以後迅速撤離，回到村落的路上，揮舞長矛、武器，驅趕死者的 **Anito**，使其不要跟隨回到家中。驅趕 **Anito** 時，也要張大眼睛，用瞪視的力量威嚇 **Anito**。尤其到了晚上，要在死者住家附近手持武器或是使用石灰或糞便等，徹夜驅趕 **Anito**。

死者斷氣之後，其妻或小孩開始大聲哭泣，口中大聲稱頌死者生前的德行功績。村人們為表達對死者的敬意，第二天、第三天不外出工作，但是三天之內葬禮完全結束。其後為了斷絕與死者的關係，會

⁹ 排灣族之中又分為 **rabal** 系統和 **butsul** 系統，五年祭只有後者的系統有舉行。

將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衣物丟棄在河裡或海邊，家人們祈求死者不再回到活人的家。並且在談話中不可以提到死者的名字，也禁止看死者的照片。

由於雅美族非常畏懼 **Anito**，所以沒有舉行祖靈祭的習俗。據說到目前為止，6 個村落之間彼此和平相處，過去未曾發生大規模戰爭。所以男人的盔甲武器的用途主要在於驅趕 **Anito**，特別是在重要的儀式場合中（例如大船下水，家屋落成等儀式）不可或缺。

上述這三個民族中，泰雅族與排灣族都有部落戰爭的經驗，「太平洋戰爭」時期作為日本軍的一份子也曾經到南洋作戰，也就是所謂的「高砂義勇隊」，或是陸、海軍的特別志願兵。只有雅美族約有 30 個人被徵召戍守台東沿岸，沒有前往南洋戰線。此外，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有一些原住民的部族與日本發生戰爭，因戰敗而歸順日本。這也是台灣原住民族在歷史上首度被近代國家所征服。然而他們當時是無文字的民族，只有日本方面留下史料紀錄，近年來，有關於 20 世紀初期原住民族與日本交戰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三、客家人的義民信仰

具有 400 萬人口的客家人，在台灣居住地分布的範圍非常廣。其中以西北部的桃、竹、苗地區的人口最多，再者是南部的高雄以及屏東六堆地區。由於人口增加，客家人也往中部的東勢、埔里一帶，以及東部的宜蘭、花蓮、台東移民。客家人大部分開墾靠山邊的丘陵地，而非居住在沿海或平原。由於靠山，也就更接近中央山脈的原住民族，所以經常暴露在被原住民誡首的危險中。因此，客家人在 300 年來的移民開墾過程中，必須與鶴佬人、平埔族、原住民族保持著既競爭又聯合的族群關係。

生存在四周異民族的環境中，客家人要比鶴佬人更堅持宗族制度。鶴佬人都在各自的家中放置牌位，祭祀祖先。但是，大部分的客家人則把牌位奉祀在祠堂裡，每年祭祖或掃墓時動輒數百人。在祭祖的時候長幼有序，教導子孫儒家的忠孝節義以及倫理道德。傳統上客家人大多從事農業，不過他們相當鼓勵子孫進修學業，所以現在也很多人從事公職或教職。

最能表現客家人的民族特性的則是義民信仰。尤其是新竹新埔的褒忠義民廟，儼然已成為北部客家人的信仰中心。新埔的褒忠義民廟由附近 15 大莊輪流擔任主祭，每年除了春、秋的祭典之外，農曆 7 月 20 日的義民節是最盛大的儀式，其祭祀規模之大，將近 250 個村里，可算是台灣最大的祭祀組織。

義民的起源，可溯及 1786 年清朝乾隆時代平定台中的林爽文事件。¹⁰新竹的客家人與道卡斯族共同起義，協助官軍，對抗林爽文。其結果，新竹當地有 200 多人戰死。1788 年，林爽文事件平靜下來後，這 200 多人的屍體被合葬在一起，稱為義民塚。隨後，乾隆皇帝頒布了「褒忠」的敕旨，加以表揚，這也促成了 1790 年義民廟的竣工落成。

在清朝時代，台灣民眾不滿政府作為，時常起而對抗。俗稱「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官兵常因正規軍人數不足，而在當地召集豪勇，補充兵員。凡是協助官兵者，都被稱為「義民」；相反的就是賊匪或亂民。林爽文事件的 70 年之後，又發生了彰化的戴潮春事件，這時新竹客家人也協助官兵加以平定，在這一次反抗政府的事件中，有 100 人戰死，他們的遺骨也被合葬在義民塚的旁邊。這些義民的牌位都供奉在義民廟中。

¹⁰ 林爽文的叛亂，是台灣的西部在清朝統治之下的 200 年間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叛亂事件。

乾隆皇帝之後，清朝歷代皇帝都曾賜予匾額。雖然日治時期曾有一度瀕臨廢廟的危機，所幸廟中管理委員赴日本陳情，終於獲得保存。後來 1941 年，日本內閣拓務大臣秋田清贈送了「忠魂不朽」的匾額，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也致贈「盡忠報國」匾額。戰後蔣經國、李登輝以及現在的陳水扁總統也都贈予匾額。

由於當地的義民爺的後代子孫也還在，所以義民廟也算是當地人的家廟。每年 7 月 15 日的中元節至 20 日所舉行的義民節，除了全豬獻供之外，有些地方還有長達一個月的奉飯儀式，將義民爺當成守護後代子孫的祖先一般。新埔義民廟本身也創設義民中學，全力教育子弟。

義民爺相當地靈驗，這也是客家人信奉義民爺的主要原因之一。義民爺具有保衛鄉土的神威，在開拓時期，人們只要是遭遇到疫病、蟲害或是與異族的糾紛等等，就會仰賴義民爺的靈威。這種義民信仰雖然源於新竹，不過隨著客家人的移動，卻也擴展到全台，目前祭拜義民爺的廟堂便有 34 間，其中不乏鶴佬人的信徒。以義民的子孫為中心的祭祀組織也逐漸在壯大當中，新竹新埔的祭祀組織涵括了近 250 個村，桃園平鎮的組織也有 100 多個村莊。近幾年來，在客家的文化振興運動中，「義民精神」被加以強調，並且以其為客家人之精神的依據（鍾仁嫻 2001；邱彥貴，吳中傑 2001）。

四、憐憫孤魂野鬼的鶴佬人之醮儀

擁有 1500 萬人口，號稱台灣最大族群的鶴佬人，其信仰主要以道教為中心，再加上佛教、儒教以及各種行業的神明所形成的一種複合性的民間信仰。他們在廟中祭拜神像，祭神有王爺、媽祖、觀音菩薩、土地公、釋迦摩尼佛、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保生大帝等等，種類將近 300 種。

其中也有他們從大陸帶進來，可說是鶴佬人特有的守護神——開漳聖王以及青山王。不過這兩尊神的信仰，還是不及王爺、媽祖、土地公三尊神來的繁盛。王爺、媽祖、土地公等長久以來深入台灣民間，其信者甚至超越族群藩籬，連客家人都有。此外，每家的神壇上也都供奉著祖先的牌位，也就是所謂的「公媽」。雖然鶴佬人也有宗族共同的「祠堂」，不過由於鶴佬人分佈全台，所以除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節掃墓之外，普遍而言都是各自在家中祭拜祖先。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無後人祭拜的孤魂，鶴佬人除了感到害怕之外，卻也同情祂們。針對這些孤魂的祭拜方式有以下三種。一是在全台各地都常有所見的萬善祠中，祭拜這些無人祭祀的孤魂（亦稱萬應公、有應公、百姓公）。人們同情孤魂野鬼無人祭拜，自發性地興建萬善祠，他們將這些無人祭祀者的遺骨撿回為祂們興建祠堂，以做功德。第二種的祭拜方式是每年農曆7月一整個月，鬼門開，這些孤魂野鬼們來到人世間享受世人的款待。此孤魂野鬼雖也稱之為鬼，不過卻是指那些因個人的理由而橫死者的靈魂。此外，鶴佬人也認為農曆7月婚嫁或是搬家不吉利；海邊也不能接近。融合佛教中之施餓鬼的觀念，人們會在七月半（或稱之為「中元節」）盛大地舉行布施儀式。

因戰爭或是疫病流行而出現大量死者時，他們會舉行以廟為中心的建醮儀式，這便是第三種的祭祀方式。「醮」的概念起源於道教，不過在台灣卻是融合許多民間祭典而成的。目前建醮儀式主要是某一區域的人為了還願所舉行的全區總動員的大規模祭典，不過在寺廟落成或是修建的時候為了謝神而舉行的「慶成醮」，或是祈求國泰民安的「祈安醮」，以及驅除疫病的「瘟醮」等等也時有所見。儘管廟裡所拜的神不同，也是會有數個廟聯合起來建醮的情況。從豎起竹竿來呼召孤魂野鬼開始，進入一連串的儀式，然後為孤魂野鬼施行普渡，希望祂們能夠順利往生。

有一種建醮儀式稱之為「祈安醮」，是用來作為鎮災以及祭拜一些護國英靈之用。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為特定事件的犧牲者所舉行的慰靈儀式。此種慰靈儀式，即使是在事件發生後隔一段時間也可以舉行。例如發生在 1913-15 年日治時代的余清芳事件，政府派軍鎮壓，台南玉井·南化地區的犧牲者人數高達一千人。事件發生後的 70 年（1987），才由 37 個廟堂為當時的犧牲者舉行慰靈儀式。另外，在 921 地震的兩年後，以媽祖廟為中心的一百多間廟堂，才在埔里舉行聯合的「祈安醮」，以追悼該地在地震中死去的一千餘人的亡魂。

除此之外，也有廟堂定期舉行醮儀，例如王爺廟。台南西港和屏東的東港，為了送瘟神以及安慰亡靈，每 3 年會舉辦一次燒「王船」的儀式。此儀式儼然已成該地最大的祭典，近 300 年不曾中斷，期間所花費的金額高達數百萬元。尤其是醮儀最後的普度儀式，幾乎是到過度浪費的程度，人們竭盡所能、不惜成本地擺出祭品以供好兄弟們享用。2005 年台南學甲鎮的慈濟宮，在睽違 28 年後舉行了醮儀的普度，不僅廟前的廣場上造有華麗的舞台，並且擺設了一萬兩千五百張桌子以供信徒陳列祭品；另外還殺了一千七百頭豬，表現出農村社會的潛力。

這樣的普度也有一點個人或是主辦單位之間相互較勁的意味，不過我們依舊能從其中看出台灣人對於無人祭拜的孤魂野鬼所抱持的憐憫以及同情的態度。普度結束之後，人們會撤下祭品，招待親朋好友一起享用。熱情大方招待別人的這種性格，也是鶴佬人們人情味的由來（劉枝萬 1983；林漢泉 1987）。

五、由中華民國史觀所主導的忠烈祠

除了上述的族群之外，台灣還有人數約 350 萬人左右的外省人。他們主要住在大都市或軍事基地附近，多為軍人、公務員或是教員（高格孚 2004）。他們來台已近 60 年，近幾年來與原住民族、客家人、

鶴佬人之間的通婚增加，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也陸續在台灣出生，他們漸漸在台灣生根，為台灣注入新的文化活力。1998年，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給了他們「新台灣人」的稱號。他們原是來自大陸各地，在宗教信仰方面也理應是相當多元，不過在「國共內戰」結束之後，他們與軍隊一起撤退至台灣，在台灣沒有祖先的墳墓，所以家中有祭祖的也是極為少數。並且由於他們無法融入台灣這種以地方廟堂為中心的民間信仰，所以無宗教信仰者頗多，其中也有人信仰基督教或是佛教。

由於外省人在大陸的原居地還有宗族或是祖墓，所以在1987年解除由1938年起生效的戒嚴令之後，便不斷有人回大陸掃墓。就在最近，原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以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也在拜訪中國大陸時直奔祖先墳前。此外，引領他們從中國大陸撤退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建立了「國民革命忠烈祠」，供奉在大陸戰死者的牌位。其相關的人士以及遺屬幾乎都是外省人。

滿州事變後，當時還在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將那些大陸時代開始的戰死者稱之為「烈士」，加以厚祀。1940年代，中日戰爭愈演愈烈，死者無數，為此政府下令在各地興建「烈士祠」或是「忠烈祠」。1945年，中國大陸各地改造關帝廟，設立了766處的「烈士祠」以供奉戰死者之牌位。不過，由於戰火之中財政困難，所以「首都忠烈祠」的計畫無法如願進行。中華民國政府在遷台之後，首先將位於台北大直的台灣護國神社的祭神改換成烈士的牌位，以作為「台灣省忠烈祠」。接著在1969年，依故總統蔣介石先生的指示，將該處日式的木造建築改建為莊嚴華麗的中國式宮殿，並將其改名為「國民革命忠烈祠」。之後台灣各地日治時代的神社，也紛紛改造以及改名，「國

民革命忠烈祠」成為最高位階的忠烈祠。¹¹

「國民革命忠烈祠」於每年春季（3月29日）以及秋季（9月3日）舉行祭典，大致而言其宗教色彩淡薄。不過除了政府代表、烈士遺族和學生之外，一般民眾不可列席祭典。「國民革命忠烈祠」的正殿裡，擺著一座寫著「國民革命烈士的靈位」的巨大牌位，由總統親自擔任主祭。正殿的左右兩邊分別為文烈士祠以及武烈士祠。文烈士祠的祭典由內政部長擔任主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的官員列席參加。文烈士們的牌位依照其殉國時間排列，並且分為以下五類。

（1）開國烈士（1895-1920）：例如廣州起義的首批受難者陸皓東、方聲洞、秋瑾以及林覺民等等。

（2）討袁烈士（1915-1916）：討伐袁世凱的烈士。

（3）護法烈士（1916-1922）：討伐張勳「復辟大清」時之烈士。

（4）抗日烈士（1895-1945）：在台抗日者。

（5）戡亂復國烈士（1945-現在）：國共內戰至今的戰死者。

武烈士祠的祭典則由國防部長擔任主祭，並由軍中的將校或是軍位較高者列席。武烈士祠也是依照殉國時間來做排列。將官擁有個人的牌位，校級軍官、尉級軍官則是以百人為單位的牌位，士兵們依照供養箱中的名簿來供養。此外，武烈士們也依殉國時期分為六類。

（1）東征烈士（1925）：黃埔軍設立第二年時所發生的戰役中的戰死者。

（2）北伐烈士（1926-1928）：討伐北洋軍閥的戰死者。

¹¹ 各地方的忠烈祠，其祭祀條件於1998年改訂。改訂後，除了舊有的軍方之相關人士之外，還包括殉職的警察、消防人員以及因公殉職者。例如：為救溺水同學而死去的中學生、因2002年流行SARS（非典型性肺炎）而犧牲的醫療相關人員等等，目前也被供奉在忠烈祠中。相關資料參照蔡錦堂（2003）。

(3) 剿共烈士 (1930-1935)：與共產黨的交戰中的戰死者。

(4) 討逆烈士 (1929)：在閩變以及兩廣事變等等鎮壓的過程中的戰死者。

(5) 抗日烈士 (1936-1945)：中日戰爭中的戰死者。

(6) 戡亂復國烈士 (1945-現今)：國共內戰至今的戰死者。

文武兩烈士祠中的祭拜人數，合計約有 39 萬人。然而，雖然稱之為「國民革命忠烈祠」，不過就其認定的各戰役來看，就知道其祭祀對象只限於軍閥，或是那些與共產黨、國民黨內部其他派閥爭鬥的蔣介石派國民黨軍隊的戰死者。另外，文烈士祠的 (4) 之台灣籍的「抗日烈士」與武烈士祠中的 (5) 之「中日戰爭」下的「抗日烈士」完全不同。依據 1969 年蔣介石先生的特別指示，「日清戰爭起至台灣光復 (台灣領土恢復) 為止的抗日烈士」也列為祭拜對象。在這一指示下，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 19 世紀末的簡大獅、柯鐵、林少貓等等反抗者，以及 1915 年的余清芳事件中的反抗者，還有 1930 年霧社事件主謀的莫那古道，還有捲入霧社事件的花岡一郎等也被列為供奉對象。在有關這些人物的解說當中，會寫著這個時代台灣正被日本「竊據」。不過，儘管 19 世紀末的抗日活動發生在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之前，不過那些在台的抗日份子卻被供奉在「國民革命忠烈祠」中。另外，讓發起霧社事件的泰雅族人和中華民國的革命有扯上關係，這也是令人百思不解。不過從反面來看，這些事情也正說明：中華民國的史觀以及中國國民黨的史觀之中，並不承認台灣曾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如同上述，「國民革命忠烈祠」被建在台灣護國神社的舊址之上，以此繼承神社內全部的場地。另外，各地 21 處的忠烈祠之中，也有 15 處建造在日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神社的舊跡上。例如官幣中社的台南神社成為台南市忠烈祠，位於高雄名勝之地—壽山的高雄神社改為高雄市忠烈祠。

1942年當下，能夠供奉在台灣護國神社者，必須是靖國神社的合祀者、台灣的陸軍或是海軍，以及在台灣有戶籍或是住所的人。在太平洋戰爭中死亡的台灣人，已被列為台灣護國神社的祭神之中。不過，目前的「國民革命忠烈祠」並沒有繼承這樣的傳統。反倒是將日治時代的抗日份子以「抗日烈士」之名加以祭拜。

目前「國民革命忠烈祠」已成為日本觀光客常常造訪的台北名勝。觀光的重點在於一小時一次的衛兵交換儀式。除了觀光客外，台灣人平常不太會去「國民革命忠烈祠」參拜。那是因為一般人與那些忠烈祠有關的戰役之間，並無太大關係之故。

六、三個「戰後」與日本的關係

如同上述的分析，在台灣宗教觀念不同的民族其對慰靈的想法以及方式也非常的不同。並且各個民族其各自關聯的戰役也不盡相同，相關的歷史體驗也自然地不一樣。即使是現在，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上仍有無法消弭的民族間的鴻溝。為此，「戰後處理」也呈現出相當複雜的樣貌。慰靈和追悼原本就是所謂「戰後處理」的一環。2005年正值「戰後」60年，也是直得重新反省的一年。不過，在台灣其實總共有三個「戰後」。

第一個「戰後」是指「太平洋戰爭」（1941-1945）結束後的「戰後」，台灣當時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在「全國總動員」令下，台灣人和日本內地的國民一同參戰，也一同經歷敗戰。

第二個「戰後」是指「中日戰爭」（1937-1945）結束後的「戰後」，日本侵入當時在大陸的中華民國，戰爭的結果，日本戰敗向國際聯盟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屬於戰勝國。

第三個「戰後」是指「國共內戰」（1945-1949）結束後的「戰後」，在大陸的國民黨，和後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之間打了一場內戰，才導致中華民國不得不外移到台灣，戰爭狀態雖然已經

終止，但是中華民國尚未承認戰敗。

今天在台灣人民口中所談的「戰後」，依其本人的經驗或是父祖輩的歷史經驗，每個人和戰爭的關係，對戰爭的看法，甚至於這三場戰役所遺留下來必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都不一樣。例如原住民族、客家人、鶴佬人在「太平洋戰爭」中是戰敗者，而外省人在「中日戰爭」中是戰勝者，「國共內戰」中卻又是戰敗者。為此，要在「戰後處理」的問題上取得一個平衡，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

60年來，有關政府對於此三次戰役的「戰後處理」的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只有以忠烈祠來撫慰「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戰死者的靈魂，並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¹²來照料「國共內戰」的老兵與遺族，不過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因「太平洋戰爭」而死的軍民，卻未予處理。

「太平洋戰爭」時，台灣的母國是日本，戰後日本政府在精神層面，將台灣戰歿者祀於靖國神社內。靖國神社於2005年12月4日也於戰後60年來首度專門為「台灣出身戰歿者」特別地舉行了慰靈祭。在實質層面上，長年來拖欠未解決的「確定債務」，雖然台灣的原日本兵不滿意只能換算120倍的賠償，以及戰歿者200萬日幣的補償，但也於2000年3月31日結束了補償和賠償作業。台灣人對於這樣的結果滿不滿意是一回事，日本政府的補償動作雖然慢了一些，卻也是在實質面與精神面上算是有做「戰後處理」了。

不過，「中日戰爭」中的受害者，雖然在精神層面上，中華民國政府給予忠烈祠的厚祀待遇，但是在實質面上，卻因為蔣介石先生放棄對日索款，而未獲彌補（黃自進 2004）。為了稱譽蔣介石先生的「以德報怨」，日本政府的重要官員會列席「國民革命忠烈祠」，直

¹²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在行政院的一廳，與註2中所提到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地位相當。

至 1972 年為止。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斷交之際，中華民國政府和外省人覺得自己被日本人背叛，日本人「忘恩負義」。另外，在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得到了日本政府對外開發援助款項（即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 ODA）的巨額援助，以作為戰爭的賠償以及補償。相對於此，在「中日戰爭」受害的數百萬的台灣外省人族群，卻像是被遺忘一般，無法得到任何利益。另一方面，日本統治台灣 51 年間的公共財以及民間人士的財產，則全數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也就是所謂「日產」，其中不少被國民黨接收後，成為黨產。其後日台雙方針對此事並無正式的商談，因而在中日戰爭的賠償補償問題上，長久以來是處於曖昧的狀態。

不過，日本人遺留在台灣的「日產」，是殖民統治其間政府與人民留下的財產，應該交給誰，或應該如何處理，這與中日戰爭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所以在沒有得到那些戰前便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的同意，就擅自地連民房內的家具都接收過來，以充當中日戰爭的賠償，這是不合道理的。而且那些被接收過來的日本資產，並沒有用來作為台灣人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所受到的物質以及精神上之打擊的補償，而是被充作收容國共內戰之後來台的軍隊以及難民的宿舍的經費上。如此看來，不光是「戰後處理」的問題，日本以沒有正式的邦交為由，對「殖民後處理」的問題也至今放置不管。「殖民後處理」的相關問題涉及範圍極廣，並且也相當地複雜，不過，原則上，至少針對那些在殖民統治期間所發生的戰爭中的傷亡者加以悼念，也就是和解的儀式，應該是屬於「殖民後處理」的重要部分。

因此，日本政府不僅要好好地做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戰後處理」，還必須細心地做好「殖民後處理」。處理因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發生的諸多反抗事件而被打壓的客家人、鶴佬人，以及日治初期的征討原住民戰役等等（例如明治時代對台灣之牡丹社出兵以及對阿美族的七腳川之役、大正初期對泰雅族的太魯閣之役等等）所造成的物

質以及精神上之打擊的問題。正因為這些問題日本與台灣政府一直沒有好好處理，造成在「殖民後」，或是「戰後」，甚至在斷交之後，日台兩國之間無法重新出發的難題。

七、由民間發起之慰靈與追悼太平洋戰爭之戰死者的儀式

即使是在上述的複雜情況下，整個台灣有 8 萬軍人、12 萬 6 千人軍屬參與太平洋戰爭，並且有 3 萬人以上戰死者，這對台灣社會來說，可說是相當很大的衝擊。其中，原住民族、客家人、鶴佬人也以日軍的身分與日本人一同作戰。至今為止，中華民國政府怠慢了對他們的慰靈和追悼，2005 年 10 月底於高雄旗津的海邊上建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這個計畫，總算動了起來。不過相對於此，民間自發性的慰靈行動早已開始。

新竹北埔的濟化宮，位於新竹義民廟的附近，這也是一座客家人所建的廟。1961 年建立完成，祭拜關聖帝君以及觀世音菩薩，建廟之初便以治病靈驗等著稱而香火鼎盛。廟逐漸地擴建，而後又將地藏菩薩加入祭神的行列中。1979 年，由於巫覡口中說到某位台灣籍的原日本兵的靈魂，因留在日本不得回國，而成了無人祭祀的孤魂。為此，這間廟的首位理事長，數次走訪日本靖國神社，奔波交涉的結果，終於將他的靈魂從靖國神社迎回故鄉去。

其後，濟化宮動員了數十名的義工來整理名單，細心地將戰死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寫在個人的牌位上。其牌位的數量，約達 2 萬 7 千多座，此後便被安置在濟化宮的華藏殿中。華藏殿裡神龕的正中央，有一個很大的牌位，兩側祀有鏡子和刀。不過旁邊的牆壁上，卻畫著日本於中日戰爭結束之際降服於蔣介石先生的模樣，廟方對於政府當局之留心程度可見一般。每年的清明節和 10 月 25 號，會分別舉行 3 天的慰靈祭，採用僧侶誦經的佛教儀式。起先，來慰靈祭的人以戰歿

者的父母居多，不過近幾年來父母那一輩逐漸凋零，來的幾乎都是戰歿者的兄弟輩或是子女輩。濟化宮因舉行客家民謠比賽以及表彰孝行等等活動而出了名。除此之外，濟化宮也是擁有 2 萬 7 千多個牌位，全台唯一有祭祀太平洋戰爭的戰歿者的廟堂。不過此事只有戰歿者的家屬知曉而已，並不太對外公開。

但是與其說是沒有被公開，還不如說是不公開比較好。像這樣的慰靈設施還有兩處。並且兩處都是由那些太平洋戰爭之戰歿者的遺屬以及生還者的捐款而建立的。一處是位於台中市內的寶覺禪寺，採用佛教儀式。寶覺禪寺，是 1930 年日治時代時由一位叫做妙禪法師的台灣人住持，為建臨濟宗的寺院而建的。在那以來，寶覺禪寺便與日本有密切的交流，同時也成為台中的佛教名勝。由於此寺院的住持代代都是台灣人，因此該廟戰後免除被接收的劫難。自 1985 年起，日台雙方的戰友會以及戰歿者的遺屬們開始奔走，終於在 1990 年由當時國民黨主席兼中國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題字「靈安故鄉」的慰靈碑以及「和平英魂觀音亭」完成了。從那以來，來自台灣各地以及日本的弔唁者不曾中斷。

接著，在居住著泰雅族人的台北縣烏來鄉裡，第一次高砂義勇隊的戰爭生還者及其遺屬，也為原住民的高砂義勇隊建立了慰靈設施。經費大半還是靠日本的戰友或是遺屬的捐贈。另外，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提字「靈安故鄉」的慰靈碑，也於 1992 年完成。1992 年是剛解除戒嚴令的時候，如果沒有李總統親自題字的話，要為太平洋戰爭的台灣人戰歿者興建慰靈設施，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吧！以上兩個設施都是純粹來自於日台雙方的民間捐款，所以沒有跟政府交涉的必要。

不過，在 2004 年卻因管理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碑的公司破產出售，所以慰靈碑也不得不遷移至他處。2006 年 2 月 8 號，高砂義勇隊慰靈碑遷移完成，這可說都是日本民間人士努力的結果。由日本的報紙發起的募款活動以及民間各界自發性捐款，使得遷移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此次募款活動的重點，不在於每個人捐款金額的多少，而是在於短短三個月之內就匯集了 3,398 人的小額捐款。這也是日本民間繼 921 大地震之後，對台灣最大筆的捐款。這次日台民間雙方的交流，其基礎在於高砂義勇隊當年英勇表現，曾救助許多日本軍官同胞。這份恩情，現在由日本民間給予回報，流露出自然的人性，也是日、原兩族群未來展開和平的交往的基礎。

在慰靈碑遷移儀式的前後，台灣各報以其為可喜之事，加以報導。不過在遷移十天之後，原住民所選出的某國會議員和某報紙，卻突然地批判了起來。報紙的頭版大幅地報導：烏來被日本「佔領」。彷彿又回到 60 年前中日戰爭的情景一般，「佔領」或是當時怒斥親日派為「走狗」等字眼又躍上紙面，其中參雜了一些批判的語氣。在這樣的連動關係下，管理烏來公園的台北縣政府，隨即在縣長的指示下於 2 月 24 日硬生生地將題字「靈安故鄉」的慰靈碑以三夾板遮蔽了起來，甚至連一旁的其他的慰靈碑也都全面撤去。在台灣的其他報紙以及大眾傳播上，出現了歷史學者、人權組織、泰雅族民族議會、種種的輿論，以批判台北縣政府的行動，並且呼籲應該讓慰靈碑繼續存在，此事目前仍在尋求法律途徑來解決。從經由國民黨的選出、又具有外省人身份的台北縣長的反應，以及要求撤去慰靈碑的國會議員的發言中，我們可以感覺的到中日戰爭和征討原住民戰役時所殘留的怨恨尚未消失。

最後，對於台灣來說還留有一個慰靈和追悼的課題。在戰前，台灣是日本領土，許多日本人憧憬這片新天地而移居至此。他們在日治 50 年的期間，完全融入台灣，並且許多人抱著死後也要把骨頭埋在台灣的想法，而開始通婚，他們的二世、三世也陸續地在台灣出生，他們蓋漂亮的房子，也蓋墳墓。不過，由於 1945 年日本戰敗，所以在台灣的 40 萬軍民迫不得已只好返回日本。

之後，從大陸來的「國共內戰」的難民的住家，便違法林立在台北市三板橋的日本人墓地中。1997年，明石前台灣總督的墳墓被慎重地遷至別處，以後舊址被整備成為公園了。

另外，隨著日本人的回國，台灣各地的日本寺院也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原本位於寺院的日本人墓地也變得荒廢，後來他們的骨灰被移至台中寶覺禪寺安置。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祭祀，秋祭時日本的僧侶也會來台進行法事。在這樣的過程中，有一個台灣人在停戰後單獨走訪台灣北部和東部，將總數高達 8,000 多的日人遺骨一一蒐集。這個人叫做野澤六和，他是苗栗出身的客家人，與日本女性結婚，入贅於野澤家。

另外，太平洋戰爭的末期，位於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岬與菲律賓北端巴丹島之間的巴士海峽，是日本和南方戰線之間的運輸管路，對南方戰線來說是重要的生命線。為此，隨著戰爭末期日本之制空權的衰退，有兩百多艘運輸船和護衛艦艇被擊沉在這海峽上，船上總計 10 萬多人的日本人、台灣人、韓國軍人、軍屬以及隨軍護士，都在這個海峽喪命。其中有一位名為中島秀次的人，奇跡似地漂流至鵝鑾鼻岬的南灣海岸，被台灣人救了起來。之後他便努力與曹洞宗僧侶一起在這片海岸上進行法事。他投注了自己的財產，加上戰友、遺屬、佛教相關人士的募款，1981 年設立的「潮音精舍」，以追悼死於巴士海峽者的靈魂。並於 1988 年得到許可，改名為「潮音寺」。據說從那以來，以前會有亡靈特別在雨天煩擾來到海邊的人的情況，也消失不見。

此外，在停戰末期，位於鵝鑾鼻岬東方海上的蘭嶼島也漂來了許多遺體。最害怕死靈 Anito 的雅美族，雖是提心吊膽地卻也盡力地將一些殘缺不全的遺體埋葬在海邊，當地的雅美族人還記得這件事。

台灣許多的族群都有崇敬祖先、敬畏死者的觀念，不過其舉行慰靈和追悼的方式卻不盡相同。尤其是「戰後」所留下來的幾個課題，

在民族、宗教、政治等各要素錯綜複雜的情況下，要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根據事實抽絲剝繭。雖然慰靈和追悼的儀式就算是在事件發生許久之後也能進行，不過對於釐清事實而言，聽聽經驗者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慰靈和追悼的方式依民族、宗教而有所不同。如果不依據事實來進行的話，那麼不管在什麼時代都容易被政治所左右。當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仔細聆聽經歷過戰爭的人。從那些在戒嚴令下長期被封嘴的人的口中，追究當時戰爭的情況，並且對此多加反省，這對下一代來說也是一份建立和平的寶貴資產吧！不過，戰爭已 60 年了，那些曾經走過戰爭的人所著手的慰靈和追悼的課題，也終於邁入了最終階段。



照片 1、新竹新埔褒忠義民廟



照片 2、台南地方舉行普渡儀式的醮壇



照片 3、建立在台灣護國神社原地上的國民革命忠烈祠



照片 4、台中寶覺禪寺的二次大戰台灣人戰歿者紀念碑



照片 5、2006 年 2 月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遷移落成典禮



照片 6、建立在高雄神社舊址上的高雄忠烈祠

參考文獻

· 中文

林漢泉編

1987 《南化鄉慶祝祈安清醮專輯》。台南：南化鄉建醮委員會。

邱彥貴，吳中傑

2001 《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公司。

高格孚

2004 《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台北：允晨出版社。

許世楷

1991 《台灣新憲法論》。台北：前衛出版社。

黃自進

- 2004 〈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5:143-194。

鍾仁嫻主編

- 2001 《義民心鄉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日文

山本春樹，黃智慧，パスヤ・ポイツォヌ，下村作次郎

- 2004 《台灣原住民族の現在》。東京：草風館。

黃智慧

- 2006 〈「戰後」台灣における慰霊と追悼の課題：日本との関連について〉。國際宗教研究所編：《現代宗教 2006 特集 慰霊と追悼》，頁 51-75。東京：東京堂出版。

劉枝萬

- 1983 《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東京：櫻楓社。

蔡錦堂

- 2003 〈台湾の忠烈祠と日本の護国神社・靖国神社との比較〉。收於台灣史研究部會編：《『台湾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